

樊洲：物我相忘 因缘生发

■ 本报记者 李百灵



艺术名片

樊洲,字龙人,1953年生,早年师从石鲁、康师尧、叶访樵等先生,曾对优秀的民族绘画传统进行广泛深入地学习,花鸟画独具特色。1986年调入西安中国画院任专业画家。1990年后,研究水墨动物画、彩墨山水画,开创“韵律山水”“曲线交织画法”。2001年在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修建樊洲中国会馆,潜心作画。曾在美国、瑞士、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举办画展。多幅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现为西安中国画院院委、西安文史馆研究员。

问:您自幼先后跟随李西岩、叶访樵、康师尧和石鲁四位先生潜心学画,这四位先生对您的绘画生涯有何影响?

樊洲:李先生功德:启蒙入门。叶先生指导:正脉传承。康先生引路:写生创作。石先生启示:立高格,行大道。

问:上世纪80年代您调入西安中国画院,此后您开始密切接触西画、民间艺术与中国戏剧,这些阅历对您艺术个性的发展有何影响?

樊洲:具备深厚的文化传承、宽阔的文化视野才有超越的可能。批评家鲁虹先生看到我一本图录,反对我涉猎面太多,建议我挖一口深井。他没有注意到这本图录是2008年之前我40年艺术成长的记录。我一直坚守的理念是:底盘宽广的金字塔结构才可能具有真正的高度。“独具特色”和“前无古人的超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后者不但需要数十年的传承实践功夫,还需要宽厚的文化储备,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广泛吸纳人类文化成果就成为我开创曲线交织画法之前数十年的必修课。我走的是一条认可传统价值、厚积而有所超越的路子,与当代艺术家颠覆传统的理念有所不同。

问:如何看待写生?

樊洲:1992年我以画家身份参加社教体验,住在终南山里,被历史文化

深厚、景象神奇灵秀的终南山而感染,于是发心为弘扬中国山水画尽力。终南山曾孕育过中国文化史上诸多高人,山水画南宗、北宗两位代表人物王维与范宽就受益于终南山水的滋养。秦岭山脉有72条峪,1992年至1998年我走遍了近50条峪,6年的写生考查对山水的外在形态有了深入的了解。其实之前我已游遍了终南山大川,但仅仅是走马观花而已。对山水内在精神的真正感悟是在长期与终南山为伴的生存状态下得到的。

在构建“韵律山水”,发现“曲线交织画法”之前,我已有“彩墨山水”“水墨交响”“水墨氤氲”三个系列的实验。

写生只是创作之前的准备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艺术理念的提炼与绘画语言的锤炼。能做到在前人已有的高度上有所超越,还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

问:您在终南山20年,远离尘嚣,深居简出,以琴书书画对语山水,并在终南山建了自己的会馆。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多年来隐居作画有怎样的体悟?

樊洲:现世很多人艺术上并无成就,爱热闹,重宣传,知名度挺高,结果是人人皆知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们尊重艺术,知道艺术创造的艰辛,知道长期用功的必要,因此才有隐居实修的选择。在山中建会馆,可

以更好地抒发情怀。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曾著文《樊洲画馆·天下第一》描述过画馆的生态环境。山居生活清静,有更多时间加深人类文化知识的储备,探索艺术理念的提炼,进行绘画语言的锤炼。在神奇灵秀的终南山中,朝夕与山水为伴,创作灵感源源不断,有效地保持了良好的创作心境。

问:您兼擅书、画、琴、武,这几个不同门类之间有什么样的相通之处?

樊洲:古琴、太极拳的内核与书法绘画是一脉相通的。其中的阴阳转换、节奏与律动是一致的,与大自然的内在律动也是一致的。古琴的音声品质与中国书画的线条具有相同属性,即起始至终结之间的丰富变化,这其中包括了粗细、长短、曲直、浓淡、虚实等等。这与中国阴性文化精神是相通的,它是娓娓道来、耐人寻味、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的。中国文化丰富微妙的底蕴是隐性而不是外在张扬的。中国画不看重视觉真实,所蕴涵的精神境界,是以沉静的外像显示的。由古琴音乐的启示最终发现了山水的内在结构与律动,我才找到了最能体现中国精神及中国绘画特点的语言。

我在法国巴黎的画展吸引了法兰西艺术学院十几位院士到来,就是因为作品有新意,说白了就是中国绘画

精神和西方绘画理念适度融合的结果。与赵无极不同的是,赵先生以油画的形式呈现,我是以中国画的方式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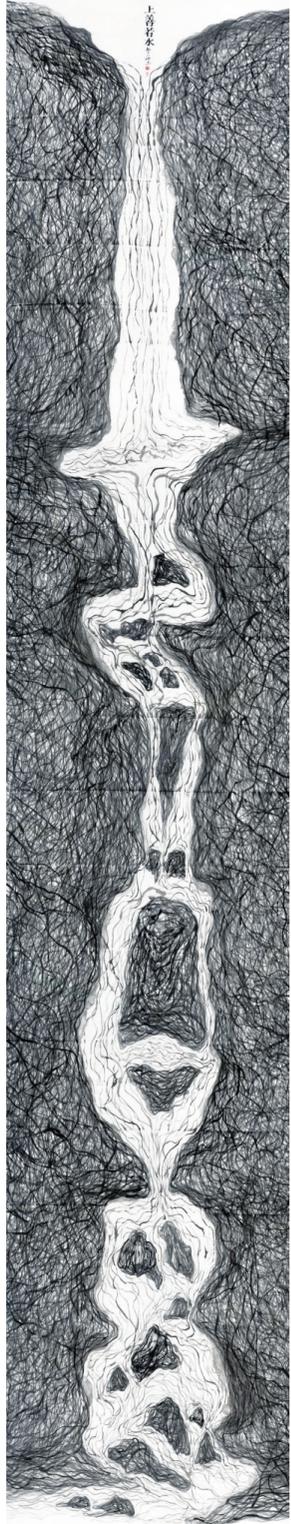
问:如何看待画家的风格?

樊洲:绘画真谛就是抒发心灵,就是表情达意,抒发对生命的理解。个体生命在流变,人生各阶段对事物的感受力大有不同。以抒发真情为目的艺术家随着生命境界的变化,风格也会相应改变。真正的艺术作品饱含了艺术家的学识修养及感悟表达能力。当我们为生活感动,面对新的题材时,必然要寻找相应的表现语言,风格技法也会随之变化。毕加索最能说明问题。

编排套路可以形成某种风格,风格独特的画家多数如此。我一直怀疑长期以某种套路作画的人艺术生命的真实性。我经过了创建多种风格的过程,知道自由生发的层面比套路编排更高明,套路编排千篇一律,自由生发变化万千,因此提出了“物我相忘,因缘生发”的创作理念。

问:您曾多次携书画作品赴国外举办展览,外国友人怎么看中国画?

樊洲:有超越传统价值的作品才值得面向世界,决不能忽视世界人民的眼光与感悟鉴赏能力。



上善若水(国画) 950×210厘米 樊洲

樊洲韵律山水集评

樊洲画里的线条很优雅,能感觉到画家内心的纯净,作品洋溢着与大自然的和谐。有巴赫的纯谧,也有喜多郎的空灵。

——易夫·米勒冈(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

樊洲是天才艺术家。比美国勃洛克的线条更有内涵及韵味,很现代。

——皮尔·卡丹(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

樊洲作为一个现代山水画家,我以为与其他山水画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是将自己的人生融入山水之中。远离都市的喧嚣,和山水朝夕相伴,在山水间体悟山水,在山水间画山画水。不仅笔下是山水,人就在山水间,以这样一种艺术的方式生存于自然之中,在现代画家中实不多见。樊洲的作品完全摆脱了传统山水画的定式和符号,真正做到了大气盘旋,直呈自然生命的至高境界。

——贾方舟(艺术批评家)

隐于山野的樊洲,相对于市井画家,处世比较自我和独立。这种生存状态容易成全艺术家的梦想,尤其能成全别出心裁的画家之梦。樊洲不留恋城市,不热衷名利,面对樊洲,你会感

受到一派世外桃园的气息。樊洲刻画的是终南山,终南山也将会铭刻樊洲,铭刻这位现代山水画的探索者。

——彭德(艺术批评家)

樊洲的作品以“道”“气”为源,以音律入画,发现了曲线交织的画法,体验到了大自然的内在律动,以及物体的内在结构。我发现,樊洲这批用线条构成的山水作品,达到了他与前贤对话的预期,而且,非常鲜明地表达出多年来他对山水画图式的出色的理解……他在肯定中否定,在否定中肯定,一切皆出于他精神上的自由。一个自由的人才能避免沦为名声和物质的奴隶,真正地享受艺术带来的快乐。这便是樊洲的可贵之处,也是他在绘画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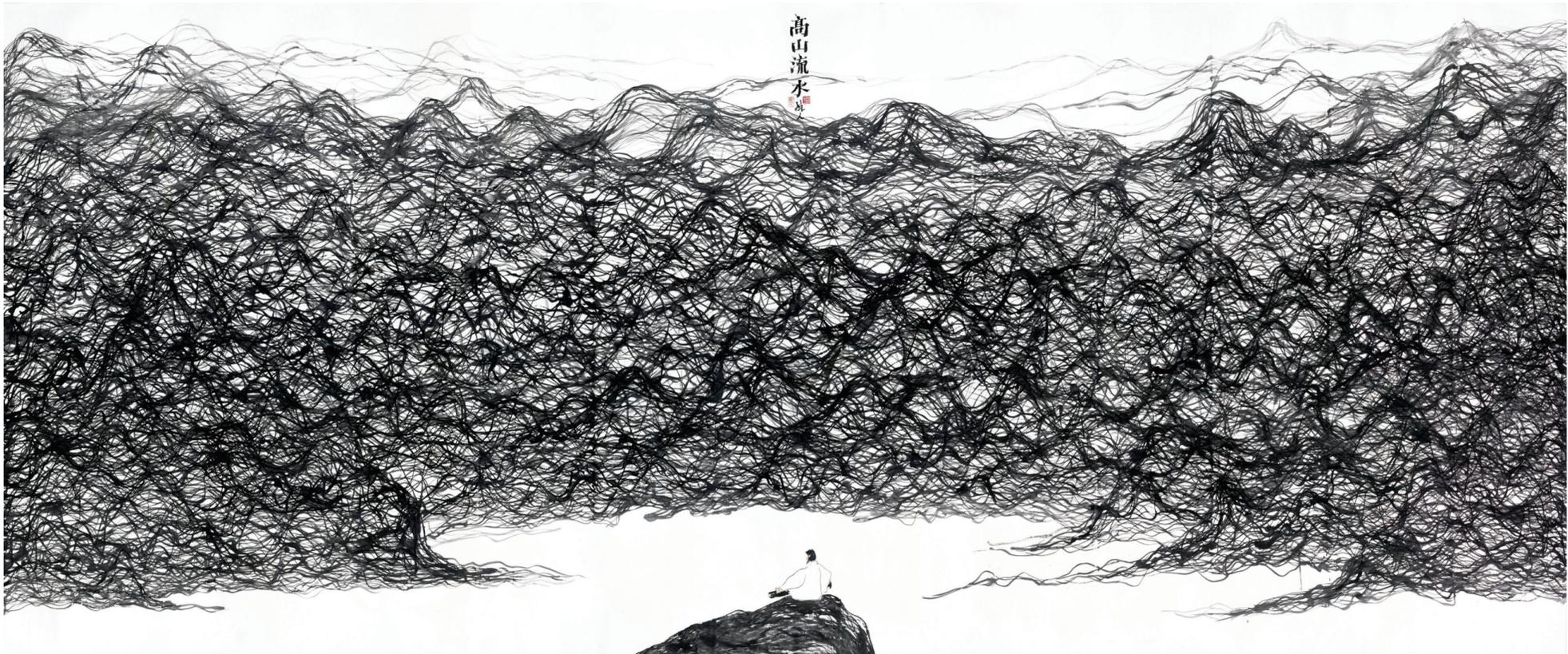
——李小山(艺术批评家)

在整体面貌上,樊洲与古人,与石鲁、李可染等前辈巨匠之间拉开了距离,更加具有了一种强烈的现代美感;在创作方法上,樊洲与贾又福等当代大家相比大异其趣,为当今山水画坛增添了异彩。“落笔无古人,兴酣欺造化”(石鲁语),如今的樊洲深悟此言的真谛。

——陈孝信(艺术批评家)



大山·硕果(国画) 300×420厘米 樊洲



高山流水(国画) 520×220厘米 樊洲